



新刊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編卷之十九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瑄同校

唐穆宗皇帝紀

帝名怛憲宗太子在位四年竟因服金丹崩壽三十

蒙已成之業而不能保由是以來
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

辛丑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

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

稹爭進取有隙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

十年

傾陷也。輒乙點。反以勢相傾也。

致堂胡氏曰宗閔對策亦據已見論國事爾使言而非無足校者使言而善則亦力善效忠以蓋前愆不當怨而不解也

幽州軍士作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先融爲留後○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自稱留後○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揚於陵以爲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

稅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壬寅二年春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入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

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
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致堂胡氏曰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
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
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
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
諸侯諸侯之軍無王令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
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與焉
乘皆羸股肱決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愚哉
自張說變革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脩復而不用

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
蕭俛段文昌慕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既許以
逃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其衣糧
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大事也宰相
既妄奏請穆宗聽之懵然則以憲宗豢養其子不知教
之之過也

癸卯二年以牛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
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
爲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浙西州名
○五月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

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

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鄧縣縣

為州屬湖廣襄陽府
舞文謂舞弄文法也

甲辰四年春初柳泌等既誅方上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

其金石之藥有虜士張臯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

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先帝信方士

妄言餌藥致疾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崩敬宗即位○

上視朝每宴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當宵

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

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

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上命中使宣諭令歸宵夜

下憂勤當未明求衣日晏而食梓宮者天子之喪以梓木
為之故曰梓宮吹尺為反音律管籥之樂聞音問聲之所
也至也

綱目尹氏曰栖楚本逢吉之黨內有所挾故敢訐然所

謂惡聲遐布恐福祚之不長亦可謂切中實曆之膏肓

者矣君子不以人廢言故亦予之

○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文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

劉栖楚姜治及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

目之為八關十六子按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
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奧援自是

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文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
昔範姜治及訓八人而附會者以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

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

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秋七月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為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

五十匹上却之侍御史温造於閣内奏彈祐違敕進奉請

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

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夏綏二州名俱屬陝西道

敬宗皇帝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為宦官劉克明等所

弑壽十八葬莊陵

帝昏童失德自殞其身宜哉

乙巳寶曆元年正月上遊幸無常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

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表六

表狀如過屏風子以絳為質故曰册表箴者諫之辭占一曰齊者君有過臣子作箴以戒之如庭燎之詩是也

衣以諷視朝稀晚一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

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謹言五曰辨邪以諷信

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

丙午一年春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以度為司空同平章

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

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

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

服其識量

綱目尹氏曰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姦邪不能欺以

敬宗之狂縱而能知裴度之賢雖誣謗盈耳畧不爲之動搖既排群險用之爲相又能聽其謀議而諫幸東都及制御幽鎮等事皆如響所答使度於時從容進說深戒逸遊之非若周公舉三宗以勸成王則亦未必不能改其所爲而度曾無一語及之何哉書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其所以望之之意深矣

○上遊戲無度狎暱群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撻撻皆怨且懼十一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矯稱上旨

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知樞密王守澄以衛兵迎江王涵立之是爲文宗

舊史臣曰古人謂堯無子舜無父言其賢不肖之相遠也以文惠驕誕之性繼之以昭愍固其宜也有昭憲昭肅英特不群文足以締邦家武足以平禍亂三子之操行頓異其何道哉寶曆不君國統幾絕天未降喪賴裴度復任弼諧彼狡童兮夫何足議

○上自爲諸王時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

過一二上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名涵穆宗第二子初封江王爲宦者所立

十三年崩壽三十三葬章陵

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

戊申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社稷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

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狎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閤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

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遠去聲疎遠之也刀鋸之賤謂宦官刑餘之人也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公羊傳襄二十九年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輕死之道也晉世家宦者履鞮曰臣刀鋸之餘是已曹

少效通鑑卷之六十九 晉書卷之六十九

節侯覽二人皆漢桓帝時宦者並專橫貪恣唐初太常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不任以事唯門閤守衛廷內掃除黃衣廩食而已

致堂胡氏曰劉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常處厚也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蕡何也愚讀蕡策有三事焉裴常之所避也一曰閹寺擅權致陛下不得正其始二曰誠能挈國權以歸相則心無不達三曰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一則譏及文宗二則譽隆宰輔三則力詆宦寺此裴常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此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盍以棟國取賢匡君救弊爲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

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具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宦寺必曰晉公尚不敢治我是則黜直言之士增比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蕡所陳異乎宋申錫李訓鄭注者但欲復之于門戶掃除非有草薶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夫裴常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綱目尹氏曰書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當中選如裴休李邵杜牧謹由等亦一時之上而皆不書者則

亦以忠言嘉謀若劉蕡者棄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以
不足錄示其不滿之意耳嗚呼制舉以待非常之才反
由此而擯黜之親策若是果何取哉吁

庚戌四年正月李宗閔薦引牛僧孺同平章事於是二人
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辛亥五年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
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誣告
申錫謀立漳王貶申錫為開州司馬申錫竟卒於貶所○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已遣
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陳出師之利事下尚書省集百

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
御戎守信為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
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

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維州今威州
四川成都府

綱目尹氏曰一維州之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司馬公
光既是僧孺而胡公寅又復非之此如訟牒紛拏將孰
從而折衷耶綱目凡以地降者則書其叛如侯景以河
南叛附于梁之類是也凡褒贈之典特書之者皆忠義
之士如贈顏真卿司徒之類是也悉怛謀吐蕃之將以
地歸唐既不書叛至他時贈以右衛將軍則又特書于

策然則綱目之意固予之矣此決斷兩詞曲直之辨也夫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唐人失祖宗之境土陷衣冠於左衽此固子孫之耻幸而德裕展布方略悉謀帥衆來歸固非其他從事絕域招降納叛之比胡乃拒而不納萬一河隍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却而絕之乎故夫書曰來降者順詞也曰不受者逆詞也此固綱目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分也後之欲決維州之議者當以是觀之

壬子六年十一月以段文昌爲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踈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溫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脩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闔寺

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歛日急骨肉縱橫于原野杼軸空竭千里間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丞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癸丑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畧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之用人至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寇

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猝豈暇異圖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開元末

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
疆矣請搏四夷于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
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
燼燃矣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
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
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

甲寅八年上欲以李仲言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不
可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
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
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

不憚而罷內敕出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德
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德裕爲兵部尚書李宗閔言
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於是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
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
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溫公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
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
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
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
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

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敘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舍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蚋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爲誣爲實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人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

之爲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群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乙卯九年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辨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異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

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
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以御史中
丞舒元輿爲刑部侍郎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訓
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李訓鄭注密言
於上請除王守澄冬十月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
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誅而疾
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十一月戊辰王
守澄葬於滻水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
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曰如此
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

戊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廳事後石榴
夜有其露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遠訓
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
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風吹幕起
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奔詣上告變訓
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
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果愚疾趨北出金吾兵已登殿并京
兆邏卒御史臺從人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
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閣門討賊殺
王涯等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死者六百餘

人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酷
取房尤反愚新慈反牙
愚即今之亮隔是也
取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王涯賈餗舒元興皆收繫斬之

○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注
滅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
氣益盛迫脇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
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
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賴之

范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弒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
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于人主執其元
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爲詭計欲用甲
兵於殿陛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
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
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丙辰開成元年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
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
眺望或獨語歎息至是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
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
每讀書耻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
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

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丁巳二年夏四月上對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

戊午三年春三月裴度薨上恠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十月上有疾少間坐思政

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庚申五年春正月上崩中尉仇士良等立頴王爲皇太弟是爲武宗○九月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

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後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

致堂胡氏曰昔成王有疾已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乘其隙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始終大節懵懵焉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殿引召宰執面命太子臨見群臣併士良輩雖欲移易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垂教之意深矣遠矣

武宗皇帝名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崩無嗣宦者仇上良等立之在位六年而崩壽三十三塋章陵

帝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享國不永功業未究惜哉

癸亥會昌三年春三月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四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盱食累朝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事彼自戮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溫公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吳城叛吳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脩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隣人有牛逸而入於人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

也嚙南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是非端可見矣

致堂胡氏曰司馬氏右僧孺抑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為非愚切謂其言之過矣蓋維州本唐地也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以棄焉者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既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

也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為留後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已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項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脇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稹所

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鎮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無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鎮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以王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帝遣刑部侍郎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言制使先行自中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致堂胡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踈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

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則其取禍也不待人君讀書近儒生然後踈斥而已矣故士良之術自以爲智實則愚也所言載在簡冊而讀者必惡其不忠猶欲誅姦諛於既死也

丘氏曰嗚呼人君一身天地人物之主百萬生靈之命係焉所以廣其智慮裨其政治者當務之急孰有要於讀書親賢哉彼小人者恐其君見古今治亂而知敬省聞儒生陳說而開悟有以燭已之奸而不得恣其欲蓋愚其君也愚其君將以遂其大欲也苟惟遂已之欲則雖致君於幽厲措世於亂亡有弗暇顧焉者後世英明

之主尚當以士良斯言爲戒服之心胸列於屏障丁寧告戒於子孫宮中暇日只是讀書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毋爲小人所愚弄而墮其術中大然則君道立而天地人物有所倚賴而不至於貽禍播惡於斯世斯民矣

甲子四年八月鎮魏奏邢洛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稹謀主也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斬稹收稹宗族盡殺之函稹首降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何如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駭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

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

溫公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奸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叩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乙丑五年李德裕秉政日久頗徇愛憎人多怨之

丙寅六年春上疾久未平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及上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三月帝崩宣宗即位

史臣曰開平之中王室寢卑政由閹寺及綴衣將變儲位遷移昭肅以孤立維成副茲當壁而能雄謀勇斷振

已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拔非常之俊傑厲天驕失國路
孽阻兵不惑盈庭之言獨納大臣之計戎車既駕亂畧
底寧紀律再張聲名復振足以蹈章武出師之迹繼元
和戡亂之功然後迂訪道之車築禮神之館棲心玄化
物色幽人將致裕於大庭欲希蹤於姑射於是削浮屠
之法懲游惰之民志欲矯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見蕭衍
姚興之謬紊不悟秦皇漢武之非求蓋惑於左道之言
偏斥異方之說况申毒西來之教向欲千年蚩蚩之民
習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法樂其徒不異登仙如文身
短髮之鄉久習而不知其醜以吐火吞刀之戲乍觀而

便以為神安可正之以咸韶律之以章甫加以萃融何
充之伎代不乏人非荀卿孟子之賢誰興正論一朝墮
殘金狄燔棄胡書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鄙夫之口
哲王之舉不駭物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為中道欲革斯
弊以俟河清昭肅明斷然聽斯弊矣

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
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毋顧我使我毛髮灑淅○夏四月辛
未朔上始聽政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
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
聞之莫不驚駭

宣宗皇帝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崩子幼忱以皇太叔

嗣位歷十三年而崩壽五十塋貞陵

帝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

丁卯大中元年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

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敏中秉政

凡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德裕尋貶潮州司馬潮州隋所

縣唐因之今陞為府屬廣東道

致堂胡氏曰白居易清脩忠諒自元和以來為名臣而

敏中無聞焉李德裕惡居易好敏中豈非以其附已不

附已為辨乎居易實不衰病而言其衰病沮上欲用之

之意敏中實無器識而譽其器識伸已欲援之之心此

非取信人主師表百僚之道也他日見擯有器識者出

力最多故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戊辰二年二月以知制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

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

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

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秋九月再貶李

德裕為崖州司戶卒崖州漢所置也今屬廣東瓊州府

已巳三年閏十月宰相以克復河隍請上尊號上曰憲宗

常有志復河隍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

耳河隍二
州名

甲戌八年秋九月上獵於苑比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上召翰林學士常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官

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致堂胡氏曰常澳之言乃策之次者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討上黨患監軍沮撓與樞密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二樞密然之於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爲也宣宗乃曰此衣紫則相與爲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劉弘逸薛李稜方奉陳玉而仇士良魚弘志已立武宗是均貴宦其心寧能一耶已付夔王與王歸長馬公孺王居方而丁元實王宗實乃推戴懿宗是衣紫之人奔走左右宣宗未嘗知其心此所以不能用

常澳之策也令狐綯所陳亦善蓋面陳之而露諸奏牘
致使北司見而切齒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易所
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乙亥九年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
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
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
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
入謝上以此獎厲眾始知之

丁丑十一年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
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敬者執

如色之問雜唐制門下省給事皆主
封駁詔敕有不可者即論駁封還之

戊寅十一年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

范氏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
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疆勉焉老而教誨焉脩身以
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眾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
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
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
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攷之自太宗至於武
宗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夭其天年亦可
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

甚也哉

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
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
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
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
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
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
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
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
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

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

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廢止也格留止不
得下也格音閣

已卯十三年上餌道士藥疽發於背八月崩

贊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爲無臣
子也憲宗之世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
志等之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
穆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而
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文宗恭儉儒雅出
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

延英對宰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
輟朝放朝皆用隻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
故大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爲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
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其露
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
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傳說爲商高宗武宗
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
銳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非明智之
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耳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爲明
無復仁恩嗚呼自是而後唐衰矣

尹氏曰有生必有死雖聖人不能易也若使長生可求
則聖人已先求之矣唐人酷信方士之說而禍敗相踵
向使不妄服食未必遽殞其生將以延之適以趣之而
乃覆車相尋恬不知悟豈不深可惜哉

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謹節儉
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范氏曰宣宗之治以察爲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
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將而不
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
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

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丙申懿宗即位

懿宗皇帝名催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崩壽三十一葬簡

陵

驕奢無度淫樂不悛李氏之亡於茲決矣

庚辰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攻陷象山浙東騷動安南都

護王式討平之

裘巨鳩反姓也本作仇避稱作裘象山縣名在浙東屬慶元府

戊子九年徐州戍卒龐勛作亂眾至十萬康承訓與朱邪

赤心討平之赤心賜姓名李昌國以為大同軍節度使

父之

丘氏曰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易云喪牛于易有國

知戒西北之虜而不知患生於其所無備漢亡於董卓

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

矣

癸巳十四年秋七月上崩僖宗即位

僖宗皇帝名儼懿宗太子也以幼年為諸宦者所立

一十五年壽三十七葬靖陵

昏庸相繼禍亂相仍民愁盜起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與

甲午乾符元年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

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

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
所在蜂起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時
兗反互相矛楸謂不相合也僕州州名屬
山東東昌府長垣縣名今直隸大名府

乙未二年上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有寵及即位

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

令孜○黃巢亦聚眾千餘人應王仙芝少與仙芝皆以

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

遂為盜與仙芝剽掠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

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

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俠以氣力俠輔人也

致堂胡氏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

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

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

况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明王必

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源也

戊戌五年春沙陁兵馬使李昌國之子克用起兵殺大同

防禦使段文楚自稱留後沙陁西突厥別郡名虜月種也

故其部號沙陁以朱邪為姓至唐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始
見於中國其後有朱邪赤心懿宗時以功賜姓李名昌國

○招討使魯元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

仙芝傳首○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

推巢為主號衝天大將軍○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都知兵馬使臨安縣名屬浙江杭州府石鏡山名在杭州府

臨安縣

已亥六年春高駢擊黃巢屢破之巢遂趣廣南冬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之巢與尚讓收餘眾渡江東走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庚子廣明元年秋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

城勞問而已閭里宴然壬午賊攻潼關關上兵皆潰田

孜奉帝自金光門出黃巢遂入長安采石山名在直隸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

牛渚之北昔人於此取石因名曰臨江有磯曰采石天長六合皆縣名

○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壬辰

巢即皇帝位國號大齊改元金統駱谷縣名在陝西西安府

○鄭畋還鳳翔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隣道合兵討

賊軍勢大振○由令孜勸上幸成都上從之

辛卯中和元年三月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眾五萬寇

鳳翔畋使唐弘夫伏兵擊之賊大敗於龍尾坡斬首二萬

餘級伏尸數十里鄭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未幾鳳翔司馬李昌言作亂畋奔行在而薨○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舉州降賜名全忠○黃巢兵勢尚強河中留後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彼亦有狗國之志誠以朝旨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王錢在河中乃墨敕召李克用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

癸卯三年二月李克用軍乾院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哺賊衆

大敗三月克用進軍渭橋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四月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克用為河

東節度使時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乾院未詳河中府名易定二州名忠武軍唐所置也今陝西西安府同州義成軍今大名府府之滑縣義武軍今真定府之定州是也

甲辰四年春二月克用追及巢於中牟奮擊大破之尚讓帥其衆降○六月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

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
以降○秋七月李克用至晉陽大治兵甲遣使奉表詣行
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爲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乞遣使
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
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辭之○田令孜益驕橫禁制天
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

乙巳光啓元年春二月車駕至京師○秦宗權稱帝於蔡
州○李克用表請誅令孜詔和辭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克
用進逼京城令孜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
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

京兆尹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爲亂兵焚掠無
子遺矣

丙午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
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請上幸興元不從是
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鷄宰相朝臣皆不知時田令
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致李昌符引兵追逼
乘輿○三月車駕至興元朱致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煜權

監軍國事政部將王行瑜斬致執襄王煜殺之詔以行瑜

爲靜難節度使

唐乾元初置靜難軍節度於靜州今屬西安府

丁未三年以錢鏐爲杭州刺史○削田令孜官爵長流端

州○八月高駢部將楊行密自稱淮南留後後為吳

戊申文德元年上疾大漸觀軍容使楊復恭立壽王傑為皇太弟癸卯上崩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傑踐祚之始中外欣焉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六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史綱於此人君皆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

昭宗皇帝名晔懿宗第七子初封壽王及僖宗崩宦者楊復恭立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弒壽三十八葬

和陵

天祿已去民心已離雖欲救之其安能乎

己酉龍紀元年朱全忠大破秦宗權斬之全忠既克蔡州

兵勢益盛

庚戌大順元年上在藩邸素嫉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夏四月朱全忠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張濬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

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
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上
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以濬爲河東行營招討制
置宣慰使○官軍出陰地關不戰而走張濬又敗克用上
表訴寃陰地關在山西平陽府靈石縣南二十里汾水之北

辛亥二年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八月王建
自稱西川留後後爲蜀王

壬子景福元年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擒儒於陳斬之
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
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

里掃地盡矣○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淮南被兵
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
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
輕徭薄歛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癸丑二年春正月以李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渝州
刺史柳玘爲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
爲士大夫所宗玘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官惡之故
又謫於外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
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
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

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李茂貞恃功驕橫上怒欲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九月以覃王嗣周為招討使帥兵三萬軍于興平茂貞約王行瑜合兵六萬以拒之禁軍皆望風奔潰茂貞等乘勝進至三橋京師大震興平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

甲寅乾寧元年春正月以右散騎常侍鄭綮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綮好詼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薄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

如是柰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規事

黃震曰大臣之事君未有進退之迹不明而可以成事業者也唐末諸相率賂權宦以求進用及其得之也又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綮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綮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哉吁人皆曰彼必不能而彼獨曰已必能汲汲於求而戀戀不能去者皆綮之罪人也

乙卯二年王行瑜李茂貞韓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奏稱

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帝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討王行瑜等上詔加克用中書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十一月克用進逼邠州行瑜棄城走克用追斬之○十二月進克用爵晉王丙辰三年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上從之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

盡○錢鏐克越州斬董昌以鏐為鎮海節度使越州州名今紹興府

鎮海軍今直隸鎮江府

丁巳四年王審知自稱福建留後後為閩王

戊子光化元年茂貞與朱全忠皆欲發兵子八月甫

駕還京師

庚申三年以崔胤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專制朝政初崔

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

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

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謀廢立乃引兵突入宣化門

季述進曰陛下厭倦機務中外群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

保願東宮乃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者纔十餘人適少陽

院季述以銀搗畫地數上罪數十乃鎖其門鎔鐵錮之穴

墻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裕監國尋使即皇帝位

朱全忠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忠誅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調事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等謂穿墻為穴也

致堂胡氏曰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天關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况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易世之後末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此豈非祖宗貽謀有未善歟

辛酉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孫德昭擒斬之崔

胤乃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

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挺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

之滅四人之族○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入朝進爵岐王○

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

師克宿衛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

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遣朱全

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

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

惟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十月大舉兵發大梁○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十一

月中尉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請幸鳳翔上不得已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車駕幸鳳翔

壬戌二年十一月朱全忠進攻鳳翔李茂貞出戰累敗儲峙已竭上乃召李茂貞等議與全忠和

癸亥三年正月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駕還京上喜即收全誨斬之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已入長安○崔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

寢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又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表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

溫公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

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儂利語言辨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踈其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何也漢不

握兵唐握兵以故也太宗監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朱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夫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荒甸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王侯斃踣於饑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爲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爲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蒸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

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
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疆之直
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
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
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
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
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
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
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
猶惡木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
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甲子天祐元年夏四月朱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
君臣并其黨鄭元規陳班等皆誅之遣牙將寇彥卿奉表
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
以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
自是遂丘墟矣上至洛陽全忠使蔣玄暉弑之立輝王爲
皇太子○封錢鏐爲吳越王

昭宣皇帝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既弑昭宗矯詔立祝
在位三年壽一十七謚曰哀帝塋溫陵

乙丑天祐二年

朱氏黼曰自古即位未有不改元者雖垂亡殆盡之國有革命遜位之勢而亂臣賊子未嘗不使嗣君改元以欺天下也惟呂后立常山王朱溫立昭宣帝不復改元蓋示天下之出於已嗣君之擁虛器也而朝士猶與全忠爭九錫禮制次第不亦愚乎

丘氏曰按昭宣帝未嘗改元即位之後仍稱先朝年號故舊書曰昭宣帝天祐二年然不書仍稱二字則若帝去年改元天祐今年爲天祐二年也初學不能無疑故今書作帝祝元年仍稱天祐二年以見是年乃帝即位之首年而其所稱年號乃仍先朝舊號也或曰帝未嘗

改元而以元年稱可乎三代以前未有年號建號始於漢世此所謂元年者紀帝即位此年其首年耳夫事莫不有始人君即位亦莫不有元雖以帝制於權奸而不暇紀年建號然所以即位之始是即所謂元也號者其名元者其實實之所在夫豈權奸所得而廢哉

五月彗星長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杜預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正義曰彗妖星光芒徧指如彗者也○中均云彗五彗也○色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疆國恣橫黃則女害色推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揚韓占云其象若竹彗木條長短無常長大見久則災深短小見不久則災狹也

○六月全忠聚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

殺之投屍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嫉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吳王楊行密薨其子偓自立爲弘農郡王○以朱全忠爲相國進封梁王加九錫

歷年圖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遂降李密擊建德擒世充芟武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爲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爲君子呻吟轉爲謳

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流悉爲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沉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斷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縉紳迹其本源有自來矣中宗又罹憂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糞土之墻安可朽也睿宗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謀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淳於貞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恣直寢踈諛諛並進以遊娛

爲良謀以聲色爲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
祿山哥舒翰爲方虎靡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遊於
藩籬而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廟堂執檄而心
醉猛將望塵而束手腥膻汙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湟乘
輿播蕩生民塗炭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間
干戈爛熳而不息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
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
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群帥翦除兇醜使大河南
北復爲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
疑明不足以燭理擲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困僕

固懷恩以困回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
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惑於張后不能庇
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
光弼不敢入朝慙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
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爲姑息之政盜賊
據州郡者因用爲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使
疆暴縱橫下陵上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
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爲也德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
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
愎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歛煩重果於誅殺

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困辱於奉天
播遷於山南公卿拜於賊庭鋒鏑集於黃屋尚賴陸贄
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
祀自是之後消剛爲柔利方爲圓逮其晚節偷懦之政
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
以安社稷足爲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
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爲之疑盜發都
邑屠害元宰而不爲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劔南誅浙西
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
顧鼠拱納質効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
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
緒授任非才爲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網
中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墜矣寶曆輕易
荒縱自貽傾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
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
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宣宗少歷
艱難長年踐位人之情僞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
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方順軌求諸漢
世其孝宣之流亞與懿宗驕奢無度賊虐不忌輔弼之
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

李氏之亡於茲決矣且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養之猶懼不濟又况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致堂胡氏曰唐有天下歷二十君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婦所乘者三焉爲賊所逐者五焉爲妻所弑者一焉爲宦官所立者九焉爲所弑者三焉爲所廢者一焉爲方士所敗者七焉爲強臣所殺者一焉不爲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者矣其治效則亦亞於西漢而

賢君如其其鮮何也得之以兵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爲羨慕而行之其淺者則文皇矣若夫躬履聖人之道希跡先王之治雖文皇亦未足與議也故雖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四夷賓服號稱太平傳祚二十享年三百而家國之禍乃最盛於前代焉豈無所自哉文皇弑兄殺弟滅其十子非爲天下除害也一身之計爾他日宗枝並罹戕毒出乎爾者反乎爾天理之必然者也是故古之王者必修身以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身之不脩顧欲以威權機詐禽制百千萬人使必我之服而不敢動其可哉文皇誠以堯舜文王爲師則其道必始於

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不至於慙德愧行之多而其治必臻於教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家法陵遲爲人魚肉之患矣

右唐二十一帝二百八十九年

范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太宗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命中絕二十餘年中睿享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之亂唐室遂微肅宗以後無可稱者憲宗元和之政號爲中興而晚節不終身且不保此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

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偏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楊雄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唐室之亂及于五代而天祚有宋太祖皇帝順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內有截繼以太宗文治四宗守成太平百有餘年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無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也則不愧於三王內則家

道正而人倫明其養民也仁其奉已也儉德澤從厚刑
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
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
無擅兵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奪不
及也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群生功利無窮較之唐世天
壤不侔夫唐之已事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
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
取法於祖宗則水世保民之道也

契丹

契丹之先自唐昭宗天復元年契丹痕德董可汗以耶律
阿保機爲夷離董初炎帝之裔曰葛烏兔世雄朔漠號東
胡凶奴冒頓單于襲破之餘衆保鮮卑山魏青龍山幽州
刺史王雄殺其酋比能衆散徙潢水至酋莫那遷于遼西
九傳而爲慕容晃所破分其衆爲三曰宇文曰庫莫奚曰
契丹元魏初衆稍滋蔓而契丹酋竒首居潢河土河之間
有子八人各自爲部高句驪柔然謀擊之大酋莫弗賀勿
干懼率部落三千乘請附于魏因居白狼水東唐初大酋
號大賀氏有勝兵八萬貞觀中太宗伐高麗首領窟哥來
朝詔分其地爲十州以其部長爲刺史拜窟哥爲松漠都
督賜姓李氏統領其衆窟哥死其孫盡忠叛武后遣師二

十萬連年乃克餘衆附于突厥開元中盡忠從弟失活請
降詔復以爲都督失活傳沙固沙固爲衙官可突于所殺
弟鬱干嗣鬱干死弟咄于嗣可突于復逐之部人共立咄
于之弟邵固可突于殺邵固而立屈列以附于突厥幽州
刺史張守珪討殺可突于詔封其別部長過折爲北平王
以統大賀氏諸部可突于之黨雅里殺過折而立迪鞏組
里爲組午可汗改號遙輦氏雅里自爲迭刺部輔阻午以
爲政始立制度設官分地刻木爲契穴地爲牢烏雅里者
本竒首之後居潢河濱號審吉氏及易氏迭刺因譯其始
興之地世里爲耶律而姓之天寶四年詔賜阻午姓名曰

李懷秀仍爲松漠都督懷秀尋叛詔更封別部長楷落爲
恭仁王以代懷秀楷落自稱契丹王會安祿山反朝貢阻
絕其世次莫得而詳或言其國凡八部當推其一部大人
建旗鼓以主號令然其所稱耶瀾可汗屈戌巴刺可汗習
爾之類不知何部大人也是年習爾死其族人欽德立是
爲痕德董可汗痕德董之世諸部多微而迭刺部自雅里
以後世爲遙輦氏夷離董掌其國政雅里子曰毗牒毗牒
生頽領頽領生耨里思大度寡欲令嚴衆附部益盛強耨
里思生薩刺德薩刺德生勾德實教民稼穡善蓄牧部以
殷富勾德實生撒刺的始教民鼓鑄其弟述瀾又善用兵

于厥室常奚霰畏服之初築城邑屋廬以居樹藝桑麻以織組焉阿保機撒刺的長子也小字啜里只生而英異初爲撻男猓沙里猶中國宦從官也數立功國人服之號爲阿主沙里至是授太迭烈府夷離董得專用兵遂大破室韋于厥及奚霰諸國壬戌天復二年阿保機寇河東陷九郡癸亥天復三年十月契丹以阿保機爲于越總知國事遂作東樓于龍化州乙丑天祐二年秋八月晉王李克用遣使如契丹九月契丹阿保機以騎兵七萬會晉王于雲中約爲兄弟宴甚驩克用因與會師進擊劉仁恭拔數州盡徙其民復期共擊朱全忠阿保機許之或勸克用乘間拘阿保機于會克用不許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既去聞之乃背盟更附朱全忠克用由是怨之丙寅天祐三年春二月朱全忠遣使如契丹十一月契丹阿保機侵奚霰女真諸部降之十二月契丹痕德董可汗欽德死丁卯春正月其衆請阿保機爲可汗阿保機乃命設壇告天即皇帝位北宰相蕭轄刺南宰相耶律歐里思率其下上尊號曰天皇帝后述律氏曰地皇后阿保機更名億以曷魯總軍事是爲元年戊辰一年十月作明王樓丙子改元神冊大赦立子倍爲太子丙戌改元天顯海改爲東丹國以子倍爲人皇王居之七月契丹主億卒

于扶餘廟號太祖謚曰大聖神烈天皇帝夷離堇掌部族軍民之政猶中
國使相也于越契丹至貴之職非有大功德者不授阿保
機乃廣龍化州之東城建東樓以紀功警音習國名京地
也倍小
字突欲

史臣贊曰遼太祖始建國在位二十年東征西討如折

枯拉朽東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歷年

二百豈一日之故哉周公誅管蔡人未有能非之者刺

葛安端之亂遼祖既貸其死而復用之非人君之度乎

辛未五年契丹主弟刺葛等謀亂盟而釋之壬申六年
刺葛等復謀亂釋之不治癸酉刺葛等反誅其黨而釋
也之

新刊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編卷之十九 終

新刊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編卷之二十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線章陳 瑄同校

五代紀按梁唐晉漢周舊各有一代之史本朝歐陽文忠
公始剛為五代史司馬溫公所脩資治通鑑一書

雖取歐陽公一二論說而所援引書多是舊
史其言辭詳畧與歐陽公五代史多有同異

後梁紀

太祖皇帝名溫姓朱氏宋州碭山人初從黃巢為盜既而

降唐拜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號令諸侯竟移唐祚在位七年為子友珪

所弒壽六十一葬宣陵

丁卯唐天祐四年

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西川唐稱天復七年○是歲唐亡梁晉

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福建嶺南凡五鎮

春三月唐昭宣帝降御札禪

位于梁梁王更名晃即皇帝位國號梁奉帝為濟陰王

濟陰

郡名今山東曹州是

丘氏曰按歐陽脩曰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弒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泯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信斯言也使世之人皆中人之資觀筆削之書而自有以得其微意於書法之未固知所懼矣然彼之所以敢於為亂為

賊者皆目不知書心不信道之徒間有一二知者亦皆粗通文墨而已彼見史之所書者如是安知其遂不以為實然哉然愚恐非不能使之懼而反自起其欣慕倣效之心聖人作經以垂世竊恐不如是也况聖人之經直書其迹之大綱而不詳其義已然之微意固隱然自見於書法之間如望日月而見其明霑兩澤而覺其潤也後世史官無聖人之心之學之筆力之萬一乃欲效聖人之書其可乎哉歐陽脩作五代史於梁始書溫繼書全忠又書梁王又進而書帝隨其所稱而書之不沒其實以著其罪不信乎後世與其君而不得掩其惡以

息人之為惡謂此乃春秋之事嗚呼脩為五代史以此著温之惡似矣設使脩為漢史其於高祖亦不免始書劉邦繼書沛公進而書漢王又進而書帝則亦何以異於書温哉雖曰美惡不嫌同辭然淺學諛議之士何以知其為然哉史綱之作為學生小子而設將以懼夫世之愚頑強悍之徒使其知所懼而不敢為惡故於歐陽氏之說不敢以為然

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遣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

於此生靡敢失節

李克用平黃巢有大功唐昭宗封為晉王後其子存勗襲位遂滅梁國號唐即

莊宗也蜀王王建唐昭宗封為蜀王後為唐莊宗所滅孟知祥復據其地至宋朝國除

○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

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稱帝

岐王李茂貞據鳳翔本姓宋名文通

僖宗時以功賜姓名昭宗時封岐王唐莊宗改封秦王至唐明宗時國除

○梁以安武節度使馬殷為楚王

馬殷據潭州盡有湖南之地至後周太祖朝為

南唐所滅

○以吳王鏐為吳越王

錢鏐據杭州至宋朝國除

○以清海節度使劉隱為南海王

據廣州盡有嶺表之地後改號漢至宋朝國除

○以威武節度使王審知為閩王

黃巢亂審知據福建盡有閩嶺五州後王延政

居建州號殷晉王時南唐滅之

○以權知荆南留後高季昌為節度使據江陵至宋朝國除

徐氏偶見曰梁震特唐末一進士耳未有官守祿位若

楊涉之為宰臣者也乃終身稱前進士不受高季昌辟

署豈不卓然偉人歟惜乎未能脫然遠去而為其所羈

也

○九月蜀王即皇帝位國號大蜀○梁遣保平節度使康

懷貞將兵八萬攻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閉城拒守

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拔乃於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

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塹而守之○契丹耶律阿保機

建國元年

戊辰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高祖正

月晉王克用薨其子存勗嗣為晉王晉王與諸將謀曰上

黨潞州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

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

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

一舉不可失也晉王大閱士卒帥周德威等發晉陽進兵

直抵夾寨塹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失亡將校

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

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

犬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命諸府州縣舉賢才黜貪

殘寬租稅賦役撫孤窮息貧民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

矣○淮南張灝弒弘農威王立其弟隆演為留後揚行密

其子隆嗣為弘農郡王國號吳○契丹耶律阿保機

已巳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梁開梁主遷都洛陽

辛未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三月梁清海節

度使南平襄王劉隱卒其弟岩襲位○八月燕王守光即

皇帝位國號大燕守光劉仁恭之子據幽州

○晉王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

矣契丹主五

壬申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化二年梁主疾增甚謂近臣曰

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

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

哽咽絕而復蘇○梁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奏築江

陵外郭增廣之○梁郢王友珪僕夫馮庭諤弒梁主友珪

即帝位○契丹主六年其弟刺葛等復謀亂釋不治

末帝名友貞太祖第三子初封均王及太祖遇弒乃起兵

誅友珪即帝位未幾唐兵來伐遂自殺而國亡在位

十三年壽三十六葬所未詳

癸酉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梁主瑱梁趙巖奉使至大梁

乾化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
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
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
成之此不世之功也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
袁象先謀庚寅旦袁象先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
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
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殺象先巖齋傳國寶詣
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帝
位於大梁

遂昌尹氏曰歷代討賊者多矣未有書法如此明者蓋
以均王正名伏羲詞旨暴白故特筆予之豈以朱溫之
故而廢討逆之法哉

○更名鎰又更名瑱晉李嗣源分兵徇燕山後八州皆下
之進逼幽州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
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晉王入幽州王方宴將吏擒守光
適至王詰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王命掌書記王緘草
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契丹主弟刺葛
等反誅其黨而釋之

乙亥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梁貞
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二月梁魏博軍亂劫

節度使賀德倫求援於晉晉王引兵進據臨清與劉鄩夾

河為營○梁主踈已忘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丙子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春二月梁主夔趣劉鄩與晉王戰鄩兵大敗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梁王從之兵至晉陽夜急攻之城幾陷者數四昭義節度使李嗣昭遣牙將石君立救之梁兵死傷者什二二王檀引兵入掠而還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契丹主改元神冊

瓊山丘氏曰嗚呼自春秋以來夷狄之禍蓋三變矣始也吳楚之類以中國之人居夷狄之地以僭中國之分一變也中也淵勒之徒以夷狄之人主中國之地以為中國之害再變也至是契丹則是以夷狄之人主夷狄之地以戕中國之人豈非三變乎其禍愈流而愈遠愈遠而愈大履霜堅冰至聖人逆觀其然知其禍必將至於冠履倒置以數敗我彝倫也春秋之作不少假借於吳楚徐越之稱王其意豈不深切而著明哉

戊寅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春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域日蹙陛

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必若乏才乞於邊陲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吳徐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一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立為謀主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契丹主作孔子廟已卯晉岐稱唐天祐十六年梁貞明五年○蜀乾德元年

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勸吳王建國稱帝而治吳王不許憂即吳國王位○蜀主王建殂太子衍即皇帝位○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右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瑯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後為晉高祖知遠後為漢高祖

○契丹城遼陽

歷年圖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蠶食諸夏地廣兵疆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

不悛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敬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右後梁二主共一十七年

後唐紀

莊宗皇帝名存勗姓朱邪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氏父克用平黃巢以功封晉王及存勗襲封以兵滅梁稱帝號曰後唐在位三年因中流矢而殞壽三十五塋於河南新安縣

癸未

晉岐稱唐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盡十月四月以後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是歲梁亡晉稱唐凡

五國夏四月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梁主遣段凝監六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口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凝乃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八月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唐主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近又聞欲數道出兵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俟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唐主聞梁人

欲大舉數道入寇召諸將會議郭崇韜對曰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唐主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為主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冬十月唐主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擒王彥章斬之○康延孝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之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

是也唐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梁主使人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讐言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踈棄故老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唐主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嚴可求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主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唐主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

共戲于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諸伶出入宮掖
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張全義請唐主遷都洛
陽從之○契丹天贊二年

甲申後唐同光二年○是歲岐降後唐凡四國四鎮正月唐以岐王改封秦王○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郭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縉唐主
內府之財山積不肯給賜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

輦取以相助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唐

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侂人主由

是嬖倖嫉之於內動舊怨之於外○四月秦忠敬王李茂

貞卒遺詔以其子繼曠權知鳳翔軍府事○契丹王肖阿

古只寇唐幽蔚州唐遣李嗣源鎮成德禦之

乙酉後唐同光二年○蜀咸康元年○唐主性剛好勝不漢白龍元年○是歲凡四國四鎮唐主性剛好勝不

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踈忌宿將○九月

唐主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

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戊

申大軍西行入散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

印節迎降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遂進兵逼成都蜀王與

觀脚壁出降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

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十二月閩王審知卒了延翰自

稱威武留後○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群起布滿山林

少文通鑑卷之二十一 五代唐紀

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
淹留未還唐主遣宦者何延嗣促之崇韜待之倨延嗣歸
言崇韜專權王寄身於虎狼之口唐主遣馬彥珪馳詣成
都觀崇韜去就皇后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以孟知祥
爲西川節度使○契丹太帝宗是年改天顯次子德光立是爲

明宗皇帝本胡人初名邈佶烈爲晉王李克用養子更名
嗣源及莊宗遇弒諸將立以爲帝在位八年而崩壽
六十有七塋徽陵

丙戌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吳正
越寶正元年○是歲蜀仁聞建國凡四國二鎮

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
不濟矣即命旋師歸入洛城四月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
作亂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俄而唐主爲流矢所中須臾
遂殂○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
素得士心正爲群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已丑嗣源
入洛陽百官一上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於樞前即
皇帝位

瓊山丘氏曰按綱目於李嗣源多恕辭亮其無利之之
心也史綱乃從歐陽氏五代史書其反何明君臣之大
義也方張破敗劫嗣源入城得間出宿魏縣奔相州時

而書其反是誣之也若夫聽石敬瑭之計急趨汴州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欲何為哉及嗣源在汴唐主至萬勝鎮君臣相望僅數十里間耳苟無反心胡不遣腹心之使陳忠赤之詞明其為元行欽所隔絕安知唐主不亮其心也哉况大梁天子之城乃公然占而據之車駕將至不行遜避及其返也又以兵踵之而西其意果何在哉謂其無利之之心愚不敢以為然也五代史以反書之夫豈過哉然通以一反辭該之則似乎無所分辨故史綱於前書親軍劫其入城至是入大梁始以反書為或曰嗣源非有篡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為亂兵所劫

月唐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

岌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

李環搗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

趙莊華反

瓊山丘氏曰郭崇韜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白見

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庸不足賴也乃為自

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用是以中

莊宗之欲結劉氏之援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

之殺崇韜者劉氏也嗚呼正之一言其真萬世人臣處

心行事之要乎

○唐趙在禮反于鄴命李嗣源討之三月嗣源至鄴都下

少微通鑑卷之三十一
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
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叱而問之曰爾
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
棄恩任威云克城之後當盡坑魏博之軍我輩初無叛心
但畏死耳今衆議欲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
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所
奏皆爲李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
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康義城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
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勢
大盛李紹榮請唐主幸關東招撫之唐主從之唐主至萬
臣所遏迫於逃死進退難容蓋有不得已焉耳嗚呼春
秋無將將則必誅茲何等事而可以不得已而不已哉
然則爲嗣源計將柰何方其出宿魏縣之時聽安重誨
之言束身單騎由間道星行赴闕面陳其被劫之狀伏
地俟罪元行欽雖欲問之胡可得耶又不然得李紹真
五千之兵即整肅部伍申明號令移檄遠近以明本心
迺旆直抵鄴城期縛趙在禮以獻闕下雖所奏之辭沮
而不達而所行之事足以自明百元行欽不能問之矣
計不出此乃陷於篡逆之罪惜哉

○唐王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

能盡通乃奏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
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
學士馮道趙鳳爲之○昭武節度使王延翰自稱大閩國
王

丁亥後唐天成二年○吳乾貞元年○是歲後唐漢吳閩凡四國吳越荆南湖南凡三鎮春正月馮

道崔協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秋八月楚王殷始建

國○十一月吳王即皇帝位吳丞相徐溫卒吳主以其子

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契丹太宗德光立仍稱天頭二年

戊子後唐大成三年○吳大有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平

興卒命其子從誨權知軍府事○契丹天頭三年

已丑後唐天成四年○吳大和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九月唐主與馮道從容

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

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

路放轡自逸俄而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

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

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

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

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

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中山漢郡名今屬真定府井陘隋縣名今屬直隸真定府

○契丹主天頭四年

庚寅唐長興元年○是唐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

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十一月楚王殷

卒子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唐主以

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契丹天顯五年

壬辰唐長興三年○是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年八十

一中子傳瓘立○秋七月唐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卒

六軍使袁誼潘約等迎希範於朗州而立之朗州隋州名屬湖廣道

癸巳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廷鈞龍春正月開王廷鈞即

皇帝位國號大閩○三月唐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

蜀王○十一月唐主殂唐主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

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

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

罕用校之五代粗為小康○契丹天顯八年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

之間蓋亦賢主也其猶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畷不

任宦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褒賞廉吏

嚴治賊蠹故雖四方未平而中土綏靖享屢豐之報若

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

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嘉

得傳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

以敬通監卷之三十一 五代唐紀

誣矣

十二月宋王從厚即皇帝位是為閔帝改元應順甲午四月

即位改元清泰

廢帝名從珂本姓王氏鎮州平山人明宗養以為子初封

潞王既而廢閔帝而自立未幾石敬瑭以兵入洛陽

遂自焚死在位二年壽四十五史曰潞王

甲午

唐王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王從珂清泰元年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是歲蜀建國凡五國三鎮

唐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

代有功多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

旦執朝政皆忌之潞王由是疑懼○閏月蜀將吏勸蜀王

知祥稱帝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唐潞王既與朝廷

阻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

權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三月潞王建大將旗鼓

整衆而東唐主聞潞王至陝憂駭不知所為是夕唐主以

五十騎出玄武門至衛州依刺史王弘贇○唐潞王至蔣

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令潞王

即位於柩前○唐主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宜

為相者皆以盧文紀崔居儉對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於

琉璃瓶覆焚香祝天旦以著挾之首得文紀遂以為相○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

不相悅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

○蜀主殂太子仁贇即皇帝位更名昶○契丹主天顯九年

乙未唐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六月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吳徐知誥進封齊王

歷年圖曰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

功於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

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尸蔽野至其晚節鋒

銳益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

將皆白首行陣與武皇並轡齊馳之人乃能以恩信結

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

從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當是

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踞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

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踞慢偏師西指而劔閣

不守觀其行兵可謂能矣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矜

功自喜御衆無法便嬖是用纜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

明宗素無取國之心而為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

清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器之重得之非難失之亦易

負宸未安家為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

其速哉

其速哉

右後唐四主共一十三年

後晉紀

高祖皇帝名敬瑭姓石氏沙陀人明宗之婿也初與潞王

有隙乃借契丹兵以滅唐而建國曰後晉在位七年

壽五十一而崩塋顯陵附契丹契丹主太宗德

丙申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

春正月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

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及邪石敬瑭聞之

益懼○初唐主欲使敬瑭移鎮鄆州李崧呂琦等皆力諫

以為不可薛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

若先事圖之唐王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

即為除日付學士院使草制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制

兩班相顧失色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

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

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

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

地士馬精疆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

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契丹主部落近在雲應公誠

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

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

抵地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率

諸將討之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許候中秋傾國赴援○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楊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至晉陽屯於汾北之虎北口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敬瑭遣使告敗於唐唐主大懼下詔親征諸軍自鴈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爲用符彥卿恐其爲

亂不敢束之以法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但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十一月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二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千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唐主又與宋審虔等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晉王唐主遂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

瓊山丘氏曰皇帝者天子之稱所謂德兼三皇功過五

帝者也必上應天命下順人心然後足以當之彼石敬瑭者乃為夷狄所立則是所以君國子民者不受命於天而受命於腥羶之醜類也則夫端冕垂旒尊居于殿陛之間以受天下臣民之朝不亦可羞可愧也哉且中國之土地二帝三王之所自立衣冠禮樂之所在也一旦以吾欲求富貴安榮之故割而棄之以畀夷狄俾奴婢我子女草芥我性命魚肉我族類吾自為計則得矣如生靈何遂使山前山後十六州之地歷宋至元不見天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敬瑭之罪大矣幸而天生我太祖高皇帝出而復之

太宗文皇帝遂於是乎建都為聲名文物一還乎二帝三王之舊嗚呼厥功大哉

丁酉晉天福二年○南唐烈祖徐誥昇元元年○是歲吳越湖南荆南凡三

鎮晉以李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

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側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令繕兵以脩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足貨

中國稍安○三月晉主謀徙都大梁天福五年說晉主以

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天福五年雷鏡晉主乃下

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天福五年雷鏡晉主乃下

詔東巡○夏四月晉主至汴州○八月吳王下詔禪位
齊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身吳
主曰讓皇是歲契丹主改元會同國號大遼

戊戌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年閏月閩主殂其叔父延義

自稱閩國王更名曦○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

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又於道晉王嘗訪

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生惟知謹守歷

代成規而已晉王以為然

庚子晉天福五年是歲凡五國三統閩主曦既立驕淫

政數以書諫之於是兄弟稍相猜恨始建州刺史延

福建之間恭骨如莽矣建州唐州名今建寧府係福建道

○唐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

刻軍安得羨餘邪○晉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

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

懲之○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

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

餘群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

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

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耻

臣契丹上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

無厭之虜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議者以歲致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賈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動必有成矣○吳越王弘佐即王位

壬寅

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夏四月漢高祖

主汾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一鎮夏四月晉主殂馮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

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已功始用事○晉王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

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

丹主頗然之

延壽太唐人晉初為契丹所虜○契丹太宗會同五年

瓊山丘氏曰晉高祖書死何不予夷狄之立中國君也中國之君乃為夷狄所立則是以夷而統華也吁夷狄為中國君中國之人且不予之况以夷狄而立中國君後世之人孰肯從而君之哉堂堂中國之君乃受命於夷狄君既受命於夷則是舉中國之人皆胡人之臣妾

也書此以戒萬世使後世之人知借勢於夷狄者雖僥倖得於一時萬世之下終不之與也或曰晉五季之君得國皆不相遠而史綱於石晉獨誅之深何譬則郡邑之中除一守令非受大君之命乃以蠻夷之令來爲民之父母民肯父母之乎史綱於石敬瑭亦猶是也齊王名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初封齊王及高祖崩無嗣大臣迎重貴而立之在位四年爲契丹執之以歸封爲負義侯而國亡矣

癸卯

晉天福八年

春唐主餌方士靈丹浸成躁急二月唐主疽

發背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

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元宗即位

致堂胡氏曰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猶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今無疾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待貶也然坐此致斃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異端佛老之學或割除親愛或遺棄萬事灰心槁形於寂寞之濱若無欲者而望輕舉冀後果其欲莫大焉君子不可不慎也

閩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漢晉王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晉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

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故寵冠群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以備契丹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契丹會同

甲辰晉開運元年○是歲凡六國三鎮正月契丹陷貝州時用兵方畧號

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弒閩王曦○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

乃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小大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晉主疑其有異圖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何憂乎○契丹會同

乙巳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國二鎮啟改稱閩而亡契丹復大舉入寇大敗北

歸○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於契丹以舒國患○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馮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

由是朝政益壞 ○契丹會同八年

丙午晉開運二年十一月契丹主大舉入寇晉主以杜威為上

將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

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

降命軍士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張彥澤倍道疾驅

夜渡白馬津未明自封丘門斬關而入遷晉主於開封府

○契丹會同九年

歷年圖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

以事戎狄賂之土地籍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

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捨桑維翰之深

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脩而外挑疆隣使流民

野草胡騎汙宮闕生為降虜死為羈魄非不幸也

右後晉二主共十一年

後漢紀

高祖皇帝名暠字知遠姓劉氏其先沙陀人仕晉以功封

北平王及重貴被虜暠乃即位於晉陽建國號後漢

在位二年而崩壽五十四葬睿陵

丁未漢高祖劉知遠仍稱晉天福二年○是歲晉亡漢興并蜀南漢南唐凡四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三鎮

春正月朔契丹主至大梁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

○契丹主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

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
濮數百里間財蓄殆盡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
逐之矣○晉劉知遠在河東富強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
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
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
四境以防侵軼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
遠不許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
下者非我主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二月辛未晉
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
天福十二年○東方群盜大起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

中國之人

難制

如此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

久留以蕭翰為節度使契丹建國號遼遼主發大梁晉文
武諸司從者數千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遼主至殺胡
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狩
○楚王希範卒將佐奉其弟希廣立之○晉主發太原自
陰地關出晉絳史弘肇奏克澤州弘肇為人沉毅寡言御
衆嚴整所向必克晉主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
皆弘肇之力也晉主由是倚愛之○蕭翰聞晉王擁兵而
南欲比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
王淑妃在洛陽翰迎而立之以為帝○六月吳越忠獻王

弘佐卒遺令以丞相弘侗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晉主至洛陽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晉主至大梁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遼大同元年九月世宗元欲立更名阮

天祿元年

致堂胡氏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為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王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

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戊申

漢改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祐立○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漢主不豫召蘇

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即皇帝位○冬十月荆南節度使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卒其子保融知留後○遼天祿

二年遼主阮太祖太子人皇王倍子是為孝和莊憲皇帝

隱皇帝名承祐高祖太子初即位狎暱嬖倖誅戮大臣及郭威舉兵反群下歸附帝為亂兵所殺在位三年壽二十歲而漢亡矣

庚戌

漢乾祐三年夏四月

漢朝以契丹近入寇橫行

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制以郭威為鄴都留守

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天雄

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

子時養以為子

威微時刺其項上為雀兒人皆稱為郭雀兒後為周太祖榮為世宗

○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

宿衛王章掌財賦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有犯益鑿

酒麪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

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史弘肇曰長捨大劍安用

毛錐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於是將相始有隙漢

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

漢主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漢王信之遂謀誅邠等十一

月丙子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

於東廡下漢主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殺

王殷郭威王峻郭威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

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

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

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為願從公

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郭威乃

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自將大軍繼

之至封丘人情惱懼漢王遣慕容彥超等將兵拒之彥超等戰敗遂還是日漢主出勞軍兵敗爲亂兵所弑郭威自迎春門入丁亥帥百官起居太后具奏稱軍國事因請早立嗣君太后詔迎漢王弟河東節度使贊即皇帝位○武平節度使馬希萼攻楚王希廣殺之自稱武安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遼主入寇漢太后命郭威將大軍擊之十二月威發大梁館于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發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

廟事太后爲母己未太后詔廢斌員爲湘陰公以侍中威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

歷年圖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比旋中州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爲也夫根踈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群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也

歐陽脩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隨之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郭威以一樞密

使頭子更置之如更戍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敢拒威
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
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
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右後漢一主共四年

後周紀

太祖皇帝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
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建國號後周在位三年而崩

壽五十有三葬新鄭縣之西韓堡

辛亥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三鎮春正月

漢監國即皇帝位國號周○初漢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
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
兒爲帝吾又何求及贊慶崇乃即皇帝位於晉陽更名晏
仍用乾祐年號是爲北漢

瓊山丘氏曰舊史書劉崇爲北漢此止稱漢何按劉崇
乃知遠之弟承祐之季父也於劉氏爲親屬非踈遠之
比郭威篡漢劉崇即位於晉陽所以承漢之統也况漢
之亡在宋太宗之太平興國四年其國祚視周爲遠矣
豈得以其微弱之故即不予以繼漢乎宋人作通鑑亦
猶晉人之作三國志以魏承漢以爲晉地爾今既隔數

世矣安得尚徇其舊哉

○初周主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入臣盡節為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疆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畧在周主前論議辭氣忼慨善譬喻以開主意○唐主遣邊鎬平湖南以鎬為武安節度使○遼穆宗璟應曆之

年元

壬子

周廣順二年○是歲周南漢蜀唐北

周王自入秋得

風痺疾害於飲食步趨○遼應曆二年

甲寅

周顯德元年正月睿武
乾祐七年孝和帝榮立○是歲凡五國三鎮北漢春正

月周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群臣希得見周

主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壬辰周主殂晉王即

皇帝位○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

兵于遼○二月遼主遣其將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

主自將兵三萬與契丹南趣潞州周主世宗聞北漢主入

寇欲自將兵禦之群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

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

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

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乙酉周主發大梁丙

丁亥周主發大梁丙

辰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周主至過潞州不攻
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周主介馬自臨陣督戰合
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
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
戰宋太祖皇帝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
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乃身先士卒
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時南風益
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
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周樊愛能等聞周兵大
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周主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即收

愛能徽及所部軍吏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
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
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
政矣○周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
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二師之位
爲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
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皆以德量推之
歐陽脩論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况爲大臣而無廉
耻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

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上三死王節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清齊之間爲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

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溫公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代遷賈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爲貞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紉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

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
或以爲自唐室之亡群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
近者四五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
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爲忠臣憂公如家見
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效死智士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跡山林或優游下僚今
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默竊
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
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爲比哉或謂
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矣臣謂君子有殺身成
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爲賢哉然則盜跖痛
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術心也特君亦有
責焉何則不正之文中士羞以爲室不忠之人中君羞
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讐言語其智則社稷
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爲相彼又安肯忠
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周主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
於下而已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
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
大敵不走自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

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養甲士一柰何朕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徒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驕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致堂胡氏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又沙汰羸老簡升驍銳且曰兵務精不務多百農夫未能養一甲士柰何

朕民膏血養無用之物且徒懦不分衆何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

北漢主殂子承鈞立更名鈞北漢孝皇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遼應曆四年

世宗皇帝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太宗無嗣養以爲子及太祖崩乃承大統在位六年壽三十九葬

慶陵

乙卯周世宗仍稱顯德二年周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

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周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

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
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北部郎中王朴獻策
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
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
邪兵驕民困奸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
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
也恩德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
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
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
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

謀知其山川者願爲嚮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
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
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則奔
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
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
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
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
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既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
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
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

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世宗意世宗由是重其器識

丙辰

周顯德三年○是歲凡五國四鎮

正月庚子周世宗下詔親征淮南

命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李谷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李重進渡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

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丙辰周世宗至壽州城下命諸軍圍壽州二月世宗命宋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宋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乃整衆而出宋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劔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宋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

宋太祖皇帝由是重儀○初周劉詞遣表薦其幕僚蘄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因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宋太祖皇帝與語大悅之○宋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恐爲敵所識宋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鍾謨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謨德明素辯口周世宗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慄不敢言○唐主復使李德明孫成言於周世宗請去

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世宗以淮南之地已半爲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世宗乃許之賜唐主詔書其畧曰但存帝號何來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德明稱世宗威德及甲兵之強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命濟王景達將兵以拒周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宋

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宋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宋太祖皇帝陽爲督戰以劔斫其皮笠明日編閱皮笠有劔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周以太祖皇帝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丁巳

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年○是歲凡五國一鎮

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議

者以唐援兵尚強多請罷兵世宗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

月世宗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鑿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世宗大悅○二月乙亥周世宗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世宗每以爲恨迺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壬辰旦世宗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甲辰世宗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等作仁贍表昇仁贍出城降

夏四月周世宗還大梁○冬十月周世宗發大梁十一月
至濠州大破唐兵于渦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
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旦世宗自將
親軍自淮北而進宋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
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所獲戰船燒沉之餘得三百餘
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
盡矣

戊午

周顯德二年○唐中興元年南漢主
鋹大寶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三月周世宗如

迎鑿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聞世宗在江
上恐遂南渡又耻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

傳位於太子弘冀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
覺至迎鑿見周兵之盛白世宗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
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旨甚哀世宗曰朕本興師止
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遣其
屬劉承遇如金陵世宗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王
慰納之唐主復遣承遇奉表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四十
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是月浚汴口道河流
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五月唐主避周諱更名景
南漢中宗殂長子衛王繼興即帝位更名鋹北兩

己未

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

周淮南飢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

少微通鑑卷之二十一
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
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遼應曆九年

致堂胡氏曰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
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
宗爲最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
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蠹弊也立兩歲限知早
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
掩貧也併鄉置團耆絕公阜侵漁也罷課戶俸戶省官
防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宣宗而
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

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因將相食曰連日之寒
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親冒矢石爲百姓除
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爲耕夫織婦置諸庭留心邦
本如此宜其赫然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

周世宗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趨
契丹之境契丹守將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六月唐
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周主問謨曰江南亦
治兵脩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鄰
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
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

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溫公曰或問臣五代帝上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及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羨以私恩見竦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信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莊宗豈得同

口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周主立皇子宗訓爲梁王癸巳周主世宗殂世宗在藩多務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皆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世宗畧不動容應機決策出入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使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有過則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

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徃徃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寃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

歐陽脩曰嗚呼五代可謂亂世也歟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

割截况此佛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謂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大矣哉

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即皇帝位生七年矣○周世宗仍歲征伐宋太祖累立大功加以法令嚴明士卒畏服恭帝幼冲中外物情皆附于太祖密有推戴之意

恭帝名宗訓世宗太子初封梁王及世宗崩乃嗣位時方七歲在位半年禪位于宋而國亡矣

庚申

周恭帝仍稱顯德七年正月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是歲周禪位于宋正月周鎮定驛

告河東劉鈞結遼兵入寇周主恭帝命太祖北征即日出
愛景門晚及陳橋驛是夜五鼓諸軍畢集曰我輩蒙犯霜
露爲國家宣力而上無長君功成誰賞我不如策點檢太
尉爲天子遲明鋒刃交橫漸逼寢所宋太宗入白其事太
祖驚起諸校露刃列于庭皆曰諸君無主願策太尉爲天
子太祖未及對俄有以黃衣加於太祖者諸校羅拜連呼
萬歲擁逼南歸自仁和門入太祖歸公署宰相范質等詣
崇元殿召文武官僚至晡班定周恭帝自內降制曰天生
丞民樹之司牧二帝惟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
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
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某稟上聖之資有神武之略佐
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
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歌獄訟歸于至仁應天順人法
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祗畏天命宣徽使
引太祖就龍墀聽命訖宰相掖太祖升殿由東序服御服
登座群臣朝賀詔改周顯德七年爲建隆元年國號太宗
正月五日也

右後周三主共十年

歷年圖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
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室家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

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
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爲強因敗爲
功乘勝逐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於是
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疆陣又
以枹鼓之隙之律曆明典禮審法令脩政事收賢才養
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
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新刊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編二十卷終

新刊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編二十卷終

